

論語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五章

何晏集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

見得思義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

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之道

子

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

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

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

也

包氏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

可觀者焉

小道謂異端

致遠恐泥

包氏曰泥難不通

是以

君子不爲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

孔安國曰日知其所

未聞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

博學而篤志

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

切問而近思

切問者切

問於已所學而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已所

博學而篤志

子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

切問而近思

切問者切

問於已所學而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已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

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

包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

以成其事君子學

以致其道猶君子學以立其道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孔安曰日文飾

其過不言其情實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

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鄭玄曰厲嚴正

子夏曰君子信

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

王肅曰厲猶病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子夏曰大德

不踰閑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

小德出入可也

孔安國曰小德不能

不踰法故

子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

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包氏曰言子夏弟子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

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

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

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氏

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

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

譬諸草木

區以別矣

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

君

子之道焉可誣也

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

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馬融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學而優

則仕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孔安國曰毀不滅性

子游

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

包氏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然而

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鄭玄

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

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

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

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

難也

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諫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

改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包氏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官問

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弟子士師典獄官問

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

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

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子貢曰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孔安國曰衛公孫朝馬融曰

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孔安國曰

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

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曰無常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

朝

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

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也數仞不得其

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

或寡矣包氏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包氏曰夫

子謂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

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

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欲自絕棄於

日月其何能傷之乎
適自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

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

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

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

邦家者

孔安國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

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

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

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

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

論語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何晏集解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曆數謂列次也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

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
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舜亦以命禹
孔安國曰舜亦

以堯命已
之辭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

皇皇后帝
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

玄牡皇太后君也大夫君帝謂
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有罪不敢赦

包氏曰順天奉法
有罪者不敢擅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言桀居帝

臣之位有罪過不可隱
蔽已簡在天心故也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萬方有罪在朕躬
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

過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

人有亂臣
十人是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

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
箕子微子來則用之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堯舜量審去度修廢宮四方之政行焉
包氏

箕子微子來則用之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包氏曰權

秤也量

斗斛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

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

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民說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子張

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

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孔安國曰屏除也

子張

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

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

惠而不費乎

王肅曰利民在
政無費於財

擇其可勞而勞

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

無小大無敢慢

孔安國曰言君子
不以寡小而慢人

斯不亦泰

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

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

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孔安國曰

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安國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孔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不

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融曰聽言則

別其是非也

論語卷第十

經一千二百二十三字
註一千一百七十五字

子曰不味命無以爲家
子曰不味命無以爲家
子曰不味命無以爲家
子曰不味命無以爲家
子曰不味命無以爲家
子曰不味命無以爲家
子曰不味命無以爲家
子曰不味命無以爲家
子曰不味命無以爲家
子曰不味命無以爲家

小汀文庫

1002565800

no. 1002565800

Public Library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